



# 故乡腊月

□ 费城 (壮族)

我的故乡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沟,每逢腊月,远近的房舍如同蒙上了面纱,在朦胧的光线中,太阳喷薄出无限生机,将隐没在山间的一个个村落显露出来,使得整个山乡沉静在一片寂静祥和的氛围之中。

山村腊月的早晨,蒸腾的雾气铺天盖地,将高耸的山峰、静静的小河、稀疏的院落包裹得严严实实;沉浸在腊月早晨朦胧之中的雄鸡,拍打着如镶着美丽金边的翅膀,站在稻垛垒高的篱墙上引颈高歌;慵懒的小狗还在草堆里酣睡,偶尔传出几声寂寥的狗叫声;吱呀,咣当,已有几户人家早早推开木门,在灶房内生火做饭,灶膛内炭火烧得通红,将女子勤劳灵巧的身影映照在土墙上。

山村的女子从来不睡懒觉,尤其在腊月,她们起得更早。就在女主人忙碌做早饭的间隙,男主人揉着惺忪的眼睛,响着夸张的咳嗽声走出场院,悠悠

地燃着烟卷。

浓雾渐渐散去,和煦的阳光普照大地,将腊月的山村装点成一幅古朴淡雅的民俗画。男人们吃饱喝足后走出门去,他们不是下地干活,也不用再操心地里的庄稼,让媳妇给他找来出门时穿的衣服穿上,拎着一个帆布袋或提上一只篮子。这是干什么去呢?原来是到镇上或者县城置办年货去。这可是山里男人的专利,每逢腊月二十四五就开始了,他们数次往返于城镇与乡村之间,有时会跑上一整天,就买回几幅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的年画,或买回几张写春联的描红纸。更多的时间,他们是到镇上或县城打散酒和买肉。手上提着一个能装上十斤酒的酒壶,到镇上打上满满一壶米酒,再割上十斤肉,嘴上叼着烟卷美滋滋地走在回村的路上,遇见熟人频频打招呼,遇到亲戚朋友也不客气,约好似的赶回家去,几个男人往地炉边一坐,不一会儿,媳妇就把小菜摆上

桌。此刻,酒也早已温好,几个男人推杯换盏喝了起来。几杯烧酒下肚,潮红涌上面颊,话也多了起来,侃年景,聊收成,说到开心处,不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,酒过三巡,还不过瘾,便开始了划拳行令,“一枝梅”呀,“哥俩好”呀,“四季财”呀,“六六顺”呀,喊声若雷,气势如虹,引得左邻右舍、男女老少前进来观战,几个人一直猜到夕阳落山也难分胜负。

腊月山村的黄昏更是迷人,时间仿佛也在一瞬间慢了下来。老人们围坐在烧得通红的老树根旁,闲谈中却处处洋溢着思念和期盼的意味。村前的古槐树下,不约而同地聚集着村中的男女老幼,他们看似平淡地聊着天,其实心里都暗涌着一份焦灼的思盼,父思儿,母盼子,妇望郎,羞涩的村姑则怯生生地站在远处,使劲揪着辫梢,深情地眺望着渐渐模糊的远山,焦急地期待着那个熟悉的身影。

落日已近山边,几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村口的暮霭中,渐渐看清了,是村上下打工归来的年轻小伙,他们一身西装革履的行头,显得帅气十足。大伙欢呼着迎上来,打量着彼此是长胖了还是变白了。大家热情地聚拢上来,不管是自己要等的人,还是村上其他人要等的人,无论是谁,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高兴,一样的欣喜,孩子们拥上前去,争抢着哥哥、姐姐们从大城市捎回的从没见过尝过的糖果和点心。

憨厚朴实的村民们,把每一个归来的游子都当成了自家的亲人,对每一个在外闯荡的游子,都给予一份真诚的祈祷和祝福:“不管是满载而归,还是行囊空空,只要平平安安回家比什么都好。”



资料图片

# 回乡过年

□ 符龙强 (毛南族)

猴年的元月3日,是个难得的晴好天气。上午,为了吃喜酒,迎一路风尘,我和大哥、满妹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40分钟,才回到了故乡。我们在祖屋地基上新落成的楼房里刚寒暄几句,满头银发、年过古稀的父母便用征询的口吻问道:“春节在哪过?”“听你们的,你们讲在哪过就在哪过。”“新房刚起成,今年全都回来过。”“行。”就这样,回乡过年的事情便敲定了。

按农村习俗,过年父母在哪过,子女就在哪过。我们七兄妹,早在10年前,大都把家安到了城里。细数起来,父母在城里生活已经整整八年。说实在的,在城里过年简单方便,虽然年味淡了点,但省去了许多繁文缛节,老老少少一大家子团聚在一起,其乐融融。而且城里过年的活动内容丰富,从大年初一到元宵节,文娱活动一个接着一个,只要天气晴朗,大街小巷都是人山人海。喜爱走动、爱看热闹的父母,每天吃完饭,就会四处游玩。相比起来,记忆中农村老家过年,内容就单调得多,男人基本上是吃东家吃西家,整天醉醺醺的。女人忙完家务,便三五成群地打牌打麻将,天天都打得天昏地暗。

兴许是叶落归根的原因使然,去年的年夜饭吃罢,父母就把我们七兄妹叫来围成一圈,很认真地说:老家那里别人家都起了楼房,光我们家还是泥瓦房,我们决定今年回去起楼房,钱我们只有一点,主要由你们七兄妹一起出。父母的话就是命令,尽管我们七兄妹的手头并不宽裕,但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,我们还是二话不说就把建房的钱给凑齐了。于是,2015年春节一过完,父母就迫不及待地返乡建楼房去了。

一晃8个月过去,一幢占地120平方米的两层半楼房拔地而起。房子起好了,家具添齐了,父母从此便搬回乡住下了,无论怎么劝,都不愿再回城里。

眼看春节将近,在哪过年的事情摆上了我们家的议事日程。私下,我们七兄妹讨论时都希望父母能来城里过年,毕竟城里各方面条件要比乡下好得多。

可想法归想法,决定权却在父母手里。都说家中有老,如同有宝。既然父母说在乡下过,那就在乡下过呗,只要父母高兴就行。想想,包括父母在内,四代同堂,团团圆圆,开开心心,这样的年不就过得有滋有味了嘛,又何必在乎是在城里过还是在乡下过呢。

日历一张张翻过,春节一步一步走来。我们七兄妹按照事先的约定,从元月底开始,就分头置办年货,力争在除夕的前一天回到老家,和父母过个欢欢喜喜、团圆快乐的年!

## 布依族立志歌

(民歌)

□ 杨玉亮 (布依族)

少年读书像爬山, 年轻力壮似花季,  
不下苦功难登攀; 好像芙蓉配牡丹,  
书山本来就无路, 世间为人应实干,  
要学岩浆滴石穿。 要像蜜蜂上花山。

万丈高楼平地起, 天下蜜蜂勤酿蜜,  
狂风暴雨掀不翻; 未曾挨饿哪一餐;  
若问缘由是那样, 只要人勤浇灌土,  
基础牢固赛华山。 石头泥巴变金山。

人靠本领马靠鞍, 鹰遮长空凭翅宽,  
世人无技生存难; 人靠智慧越难关;  
娃娃不学真本领, 谁有智术金钥匙,  
长大如萍下陡滩。 能把江河水戾干。

## 春节感言两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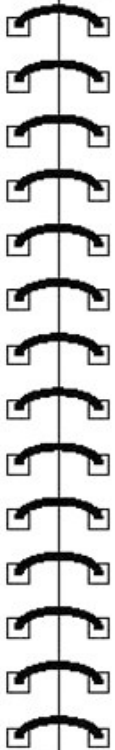
□ 罗滔

(一)

天寒地冻雪花飘, 大圣巡天四下瞧。  
中东沙漠燃战火, 欧洲头痛难民潮。  
东亚有人抱美腿, 兴风作浪气焰嚣。  
人间期盼金箍棒, 保卫和平镇魔妖!

(二)

年青时候不知老, 退休时节不服老。  
辗转到了八十三, 浑身内外全喊老。  
耳目手足都不灵, 怕黑怕冷怕摔跤。  
此生有幸逢盛世, 老有所依乐逍遥!



## 围炉之乐

□ 刘希

时候,母亲怕围炉烫着我,总是小心翼翼不让我接近,但我喜欢围炉带来的暖洋洋的气息,总是呆在有围炉的房子里不肯走。后来,我跟着母亲学会了加煤,排灰,每到放假的日子里,点燃围炉便是我一早需要完成的功课,看着炉子里熊熊燃烧的火焰映红了家里每一个人的脸,我总是莫名的兴奋与快乐。

老家的围炉样式简单,但功能齐全,不仅可以用来取暖,还可以用来煮饭、烧水、做菜、打火锅、煮猪食,烤红薯,烤花生瓜子等等。围炉上有两个圆盖,揭开小点的盖子,火

力温而不烈,可以用来熬粥、烧水,揭开大点的盖子,火力便很迅猛,可以用来煮饭,放上炒锅炒菜,放上炖锅涮火锅,在煮饭做汤的同时,在墙角里扒几个红薯放灶膛里,用热热的煤灰覆盖着,个把小时之后,从灰里扒出红薯,一股烤红薯的悠香便散布整个房间,咬一口,芳香四溢,唇齿留香。

我喜欢搬一把小凳坐在围炉前,看书,写作业,倦了,就伏在椅子上,不多时便会进入梦乡。母亲轻轻地给我洗脸、洗脚,扶我上床睡觉,我迷迷糊糊,直到第二天醒来还留在昨

天围炉酣睡的记忆。母亲常常戏说,我睡觉香甜的样子比烤红薯还香。有围炉在周身散发着暖暖的热气,有母亲在身边细心照料,那样的睡眠,怎不甜蜜香甜?

杀年猪后的围炉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,农家的猪杀得早,一般十月底冬月初就杀年猪了。切几块肥肉在锅里炸油,砍几块排骨放锅里慢炖,将农家自产的大白菜、白萝卜、菜苔、小白菜往锅里一放,一锅香喷喷的诱人舌尖的美食便完成了。在老家,每天都会一锅热腾腾的火锅,吃得全身冒汗,吃得心满意足。

和父母坐在围炉前聊家常是最幸福的事。谈旧事,谈希望,谈理想,谈人生,一家人其乐融融,好不快乐,炉火映红了脸庞,更映红了幸福生活。

前些日子,母亲打电话说家里早烧起围炉了,用围炉烤的红薯又香又甜,我的眼前便浮现出那一个粗笨笨的围炉,浮现出那些围炉前的幸福场景,盼望着,盼望着能够早日回家,享受那令人怀念的围炉之乐。



在我的故乡——煤炭资源丰富的湖南常德,围炉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生活物品,因为烧的是烟煤,故乡的围炉与其他地方围炉有所不同,除了灶身更大更粗以外,便是多了一根长长的钢管烟囱,围炉虽不精致,但因煤炭发热量大,是取暖、烧菜的最佳利器,深得乡亲们喜欢。

在我的记忆里,围炉是伴着我长大的。小